

风生水起

高手谋局的智慧

高手谋局，讲究的是诗外的功夫，需要把握好**进退取舍**的度，否则，你的前程很可能从**风生水起**，瞬间变成**风狂雨急**……

田文斌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风生水起

高手谋局的智慧

田文斌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生水起 / 田文斌著. — 潞西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750-877-9

I. ①风…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12 号

书 名: 风生水起
作 者: 田文斌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 1 号
邮 编 678400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汉文编室 0692-2111881
电子邮件 dmpress@163.com
印 刷 厂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稼祥
责任校对 赵洪亮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发行部电话 0692-2112886
民文编室 0692-2113131
网 址 www.dmpress.cn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0-877-9/I·142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定 价 33.80 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 010-84311778

第一章

1

下午刚上班，邹家恪就接到一个电话，是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机关事务局局长卓长甯打来的：“邹总啊，忙什么呢？”

卓长甯不常打电话来，除了逢年过节邹家恪打电话问候他一下，平时也很少联系，只要来电话就一定是很重要的事，邹家恪赶紧说：“没忙什么，这不刚上班就接到你的电话，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卓长甯笑着说：“没事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吗？你不和我联系，也不许我给你打吗，你也太官僚了吧。”

邹家恪用爽朗悦耳的声音说：“哪里，我倒是想和你多联系，只是你们部领导都忙，平时没什么重要事不敢多打扰，我的情况你还不清楚吗？这个官僚主义我可犯不着啊。”

卓长甯不咸不淡地说：“有什么忙的，都是瞎忙，比不上你们基层第一线，真刀实枪地干，你们才是主角，主力军啊。”

邹家恪半开玩笑地接了一句：“我们也得靠部里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关怀啊，今年要不是部里给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多亿的项目，上万职工的日子怎么过都是个发愁的事。”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卓长甯话锋一转：“邹总啊，我听说这段时间你和焦国振闹得很不愉快，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邹家恪心里一惊，原来卓长甯打电话来是为了这件事儿，他和集团公司一把手总经理焦国振，在集团公司收购一座金矿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产生了很大分

歧,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会议上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几句,属于工作中很正常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传到部里领导耳朵里,邹家恪暗自惊讶,看来这件事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卓主任啊,我和焦总只是在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我对焦总个人并没有任何看法和意见,情况并不是你听说的那样,泰岳集团领导班子一直都是很团结的,我作为副手一直很配合焦总的工作,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会正确对待摆正自己位置的。”

卓长甯语气平和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这些传言我听到后很惊讶,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可是我知道并不等于领导也了解,你可不要小看这些传言,它能影响到很多关键环节,让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后果是很严重的。当然了,你在工作中与正职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你虽然只是副总经理,但在一些事关集团生存的大问题上,该争论的也还是要争的,只是现在这段时间是特殊时期,尽量不要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传闻,焦国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退下来了,集团公司里最有可能接替他位置的就是你,现在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你们,好多人瞪着眼睛在等着你出错,对手巴不得你出错牌或是发昏招,他们好抓住把柄把你搞臭取而代之,这就是现在严酷的现实,我希望你明白这些,耐心一点熬过这一段。昨天我听到那些传言非常吃惊,所以今天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不能给人落下焦总还没走你就等不及了的印象,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话柄,就是有天大的事你也要忍着,这里面的道道你心里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邹家恪赶紧应承着说:“您说得对卓主任,多谢您的关照和提醒啊卓主任。”

卓长甯笑着说:“你跟我还客气啥,你要是当了这个总经理,就是一方诸侯,在清华培训班的同学中级别就是最高的了,我们大家也很有面子,也算是给我们争了气了。不要说那些客气话。”

邹家恪谦逊地说:“同学里面我算是愚笨的,大家都比我强啊。”

其实邹家恪心里明白,卓长甯在他们中间级别最高,早就是正局级了,现在故意说这话是别有用意,邹家恪对他的说话方式已经习惯了,话里的很多含义也是心知肚明。

卓长甯长叹一声:“培训班那帮人中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可是能够脱颖而出有成就的又有几个,大多都默默无闻,这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生态学,并不是最好最强的能够站在最高处,这点常识一般人都明白,你邹总这么聪敏的人不会不明白吧?想当初你的哲学历史在班里可是无人能敌的啊,我都甘拜下

风。”

卓长鼐这样说，邹家恪就不好随便打哈哈了，他知道卓长鼐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这些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对于邹家恪上位的事他们也是志在必得，而且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早在年初部里传出泰岳集团总经理要离休的消息之后，围绕着即将空出来的正局级总经理的位子，各种力量已经开始私底下暗潮涌动激烈角逐起来，据邹家恪得到的信息，觊觎这个位子的有部里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还有部里另一个大型企业泰华集团的总工程师，都是在部里有很深背景的人。泰岳集团党委书记李昌龙听说也跃跃欲试想要争这个位子，李昌龙虽说岁数大了些，学历上也没有邹家恪那么有优势，长期抓党政工作业务上也不如邹家恪熟悉，但李昌龙官声很好，在集团乃至部里，都知道他是个工作勤恳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也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由他来接任焦国振的位置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不到最后时刻，鹿死谁手还说不定，谁也不能说有十拿九稳的把握，真正能够决定局面的人这时候也不会随便表态，这里面有很多心照不宣的东西，心里明白就行了，是不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与这件事关系最密切的总经理候选人，该表明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样利益攸关方才能毫不犹豫地给他使力，让事情按照既定的方向顺利发展，顺理成章地让所有与这事有关联的人都说不出来，水到渠成自自然然地就把目的达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也搞不明白的环节，也没有渠道可以了解，索性就装糊涂了，可是他明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是一丝半点都不能糊涂的，非但不能糊涂，还要比别人更明白更敏锐才行，并且下手要准稳狠，容不得儿女情态和愚顽软弱之举。

在泰岳集团公司，下一任领导人的去留问题自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这段时间议论的焦点也是这个，大多数都是胡乱猜测，有些甚至很不靠谱，很多中层干部开始为自己的位置忐忑不安，不安心工作到处打探小道消息，为自己的今后谋划准备，这也都是私底下的活动，表面上是看不出一点端倪的。

邹家恪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板，也明白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在这个关乎他今后命运的转折点上，他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被动地听凭上级左右他的命运是不行的，必须积极主动出击，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手段来达成目标，这才是当务之急，而不能被动等待。所以前段时间他往北京跑了好几次，自然是不能空手去，他把岳父死后留给女儿的一件价值不菲的清朝官窑青花瓷花瓶，带去送给了卓长鼐，卓长鼐有一次在他家里

看见过这件古董,爱不释手地鉴赏了好半天,这次为了能够顺利达到目的,只能忍痛割爱了。有了这件宝贝,再加上十几年融洽的同学关系,他和卓长鼐真诚地做了沟通,在这件事上两人已经心照不宣达成了共识,邹家恪揣揣不安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在卓长鼐眼里,邹家恪是具备这个实力的,而且也在部里组织部门和领导的考虑人选当中,否则他不会浪费时间白劳这个神。以卓长鼐对邹家恪的了解,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启用他,不必担心在政治上冒什么风险,工作能力也是无可挑剔的。重要的是,他几乎没什么能够让人做文章的把柄,这一点让竞争者感到头疼。邹家恪还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是知恩图报的,既有原则性也有人情味,这让了解他的人十分欣赏,也愿意尽心尽力帮助他。

卓长鼐经常在常副部长面前有意无意地夸赞邹家恪,以期能够在常副部长心里留下好印象,在一次闲聊中,常副部长曾不经意地问了卓长鼐一句,邹家恪这个人对父母孝顺吗?卓长鼐故意轻描淡写地说,这我倒不太了解,只是他对朋友很重感情,不管是年少时的中学同学还是大学校友,只要有困难有求于他的,都会尽心帮忙,对朋友都这样,对养育自己的父母自然错不了吧。

其实卓长鼐说了假话,他非常清楚邹家恪的为人,也知道他是个大孝子,但他不能这么说,常副部长知道他与邹家恪的关系,直接说好话效果肯定不太好,迂回委婉一点来说,效果就比直白要好得多,给常副部长的印象更深也更好。卓长鼐是深谙官场说话艺术的,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给他的同学使力加分,对于邹家恪此次职务的转正,某种意义上说,比他自己当初争办公厅副主任位子还要尽心,当然,邹家恪不能和他比,因为他和常副部长的关系在那儿摆着,很多人明智地知难而退,自然就会少了很多阻力和麻烦。而邹家恪就不同了,他没有卓长鼐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人脉,所以只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卓长鼐身上,好在卓长鼐也不辜负他的这份心,确实在尽心尽力地帮他,至于他这样做的缘由,也只有卓长鼐自己心里清楚,当然邹家恪多少也是明白的,他不会愚蠢地认为,卓长鼐是出于同窗之谊而倾力帮他,卓长鼐在部里目前正处于上升期,他需要周围有自己的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样普通人都懂的道理,他在部里不会体会不到。

部里有了卓长鼐的明确表态,他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当前的工作上,其实也没什么可操心的,总经理焦国振是个喜欢大权独揽我行我素的人,一点听不进副手的任何意见,起初邹家恪对焦国振工作中一意孤行的很多昏招很有看

法,事后也证明了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他当初提出来焦国振能听的话,是能避免很多损失的,可是邹家恪了解焦国振的脾性,如果自己这样做了,公家可以减少损失,但他与一把手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今后能不能继续相处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是有所发展,所以他选择了沉默和积极配合,干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就行了,主动地充当他的陪衬而绝不抢镜,两人的关系才一直处得比较融洽。

但是就在焦国振即将卸任离休的时候,两人的“蜜月之旅”到头了,不久前一次集团会议上,在收购民营企业南华矿业金矿的问题上,焦国振征求几位副总的意见,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所涉资金粗略估计在两亿以上,邹家恪忍不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焦国振轻描淡写地解释了几句,可是那天邹家恪不知怎么了,一反常态地认真追问起来,焦国振越发不耐烦起来,两人说话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在会上各执己见争吵起来,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焦国振满脸愠色态度强硬地在会上拍板决定了这次收购。

邹家恪之所以要质疑这项收购,主要原因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前期调研工作竟然是委托一家根本就对金矿开发一窍不通的公司做的,而且报告中数据结论漏洞百出,邹家恪一看就知道是滥竽充数根本不可采信。就是这样一个报告竟然要价四十多万,焦国振也痛快地把钱给他们了,而且以此为依据要进行收购,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让他十分为难,与焦国振共事多年,他已习惯了他的工作作风,方法虽然简单,可是有魄力,细节上有可商榷的地方,大的方面却也没什么失误,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稍微具备点起码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的疑点,他硬是看不见,异常顽固地执意要实施这次收购,这让与他共事多年的邹家恪颇感诧异。

泰岳集团是由部里直属的几家工厂通过改制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前一直从事着由国家安排下达的指令性生产任务,集团领导只要按计划能够完成生产任务就行了,其他自有上级领导替他考虑安排,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制,泰岳也不能幸免,指令性计划任务很快就没有了,泰岳得自己到市场中去找饭吃,以前那种不愁没活干没饭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形势马上变得严峻起来,泰岳人感受到了危机的到来,开始有很多工人没活干,每月只领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自谋出路,很多人的生活陷入窘境。当然上级也不会完全撒手不管,毕竟这些人是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名义上是让他们到市场中自己找饭吃,实际仍然按一定的标准按时下拨资金,并且几年中中断断续续投入了数亿资金开办新的民品项目,希望以转型来为泰

岳谋求出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自己到市场中寻找出路,减轻上面的压力。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下生存的泰岳集团的领导们,哪里是些做生意的料啊,又加上体制僵化思想保守,又没有市场意识,不出几年就把几个前景很好的民品企业办得奄奄一息,不但没有解决就业问题,还成了沉重的负担。好在部里这些年逐渐承担了大量国家重点建设任务,作为下属单位的泰岳自然是少不了要分一杯羹的,而且是油水很大的那种工程,肥水自然是不会流入别人田地里的,有好饭自然是先紧着自家人,这才使泰岳起死回生,一直生存到了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泰岳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发展壮大适应了新的形势,多少有了在市场中博弈的资本和能力了。

邹家恪知道,这时候的泰岳集团虽说是可以吃饱饭了,实际上还脆弱得经不起任何失误和波折,虽说后面有部里大老板顶着,可是泰岳也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做错了事一样要承担后果的,如果这次投资失误造成损失,就不是几个人当不当官的问题,全泰岳几万工人的饭碗都有可能不保,在这一点上邹家恪头脑是清醒的,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一反常态和焦国振唱对台戏也是情不得已。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次一时冲动头脑发热的出手实在不是时候,是极不理智的,卓长鼐的电话已经说明了,这件平时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事的事,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很快就传到了部里,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在事情现在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境地,他与焦国振之间也没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只要他主动做出姿态,以他对焦国振的了解,两人之间的这点不愉快是会化解的,一切都会回复原来的和谐状态。泰岳集团这一块是不必太担心的,部里又有卓长鼐在替他转圜运作,这一点是最主要的,而且情况也非常乐观,已经基本形成的事实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所以目前主动权还在他手里,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消除他与焦国振之间的一切误会,以及业已造成的不良影响,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到时候不用他费力,成熟了的果实就会自然而然地从树上掉下来落在他的怀中。

和卓长鼐通完电话后,邹家恪暗想着该如何主动地改善他与焦国振之间的关系,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焦国振打来的,“小邹啊,有点事需要你亲自跑一趟,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焦国振的办公室是去年才改装的,打通了两间办公室合成偌大的一间,空间扩展就显出气魄来了,装修和办公设施就花了几十万,自然是非常豪华气派。邹

家恪走进这间办公室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心里有种很愉悦的感觉，看着这里的什么都是那么亲切顺眼，也难怪啊，如果不出意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间豪华阔绰办公室的主人就要换成他了，在这里发出的号令也许就将改变泰岳的现状，但是现在他还得放低姿态低调一点，并且主动和焦国振配合好不能出任何状况，否则二十多年韬光养晦辛勤工作，以及所有的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

焦国振见邹家恪来了，把他让到沙发上，气冲冲地发起了牢骚，“白天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金矿收购几个月了，才发现探矿权采矿权还没有变更登记，公司急等着进行这项工程，采矿权不变更拿不到采矿许可证什么都做不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只好烦劳你亲自跑一趟了，别的工作先放一放，把这个事解决了再说。”

邹家恪第一感觉，焦国振并没有在那件事上真生他的气，本来嘛，他俩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焦国振对他也是颇为欣赏，那次会上意见不同发生了争吵也是为了工作，为了泰岳集团今后的发展，又不是无事生非和他过不去，没必要过多地计较，焦国振应该有这个肚量。

由于邹家恪在收购金矿的事情上有不同意见，所以焦国振干脆绕开他，指定另一个副总陶勇军具体负责相关事宜，其实大事还得他拍板说了才算，陶勇军只是个面子上的摆设，他自己也愿意当这个摆设，矿业公司经理白天明也不拿陶勇军当回事儿，重要的事直接向总经理焦国振汇报了，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邹家恪知道的并不多，他也有点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任凭他们爱咋咋弄去。然而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焦国振竟然主动让他介入这个工作中来，莫非这只老狐狸改变主意了，还是陶勇军和白天明确实能力太差，不得已才想到了他，邹家恪想不明白，焦国振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既然焦总信任我，我是责无旁贷啊，最近也没什么紧要事，明天一早我就去省城跑一趟。”

焦国振用一种温和的眼神望着他说：“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今后的发展，其实说得难听点，如果搞不好出了纰漏，全公司几万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小邹啊，你年轻力壮就多费心跑跑腿吧，这个项目搞好了就什么都有了。”

邹家恪默默地望着他没有再说什么。

2

第二天早晨，邹家恪到办公楼下的时候，白天明和矿业公司的财务科长以及

司机已经等在那儿了。白天明语气恭敬地说：“邹总，让办公室给您再派辆车吧，我车上拉了十几箱五粮液和茅台，还有好些礼品，省城各路神仙都得上香，坐着恐怕有点挤啊。”

邹家恪面无表情地说：“不用了，我坐这车就行。”

白天明还有点不死心，犹豫着站在那儿说：“邹总，我寻思着，应该把公司那辆奔驰开上去省里，国土厅那帮家伙眼皮子浅都势利着呢，开个高级车压压他们的威风，别叫他们小觑了我们。”

邹家恪挥挥手说：“别耽误时间了上车吧，早点赶到省城事儿还多着呢。”

白天明见邹家恪这样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车子拉着他们几个往省城驶去。路上，邹家恪听了白天明的汇报，原来白天明早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了，可是没有一点成效，白天明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环节上，五粮液也送出去十几箱子，虽说送东西已经不是什么新花样，而且目标太大招眼，现在都是直接送钱，直接送钱白天明又没有这个权力，实在没招了，白天明明知道要挨骂，也只有硬着头皮向焦国振汇报。

邹家恪不由地锁紧眉头，他感到事情有些棘手，就算这次亲自出马都没把握能够把事圆满办成。白天明已经去过国土厅几次，该上的香拜的佛也都烧过拜过了，带去的文件资料手续也都十分齐全，但每次都被国土厅的人以各种理由打发回来了。白天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省城人生地不熟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所以万般无奈才硬着头皮请示焦国振，结果自然是挨了焦国振的一顿臭骂，这才有了邹家恪的省城之行。

邹家恪心里十分清楚，这件事要办好并不是非他不可，陶勇军完全可以跑一趟，焦国振已经把金矿交给他分管了，也是属于他分内之事，完全用不着半路上让邹家恪再掺和进来。这样反而把事情复杂化，还有可能使两个副总之间产生矛盾和误会，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干的，焦国振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此举也许大有深意，只不过他现在还理不清头绪，焦国振究竟是何用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挖坑害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几年了，总的说来还是融洽的，一场争吵不至于让这种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这一点邹家恪心里还是有数的。

到省城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邹家恪先在宾馆住下，然后吩咐白天明，“找人不如撞人，这会儿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说不定林厅长正好还在办公室，你俩别耽搁直接去找他，有什么具体情况咱们电话里再商量。”

白天明走后，邹家恪坐在沙发上把这件事前后想了一想，如果国土厅再以种

种理由拖着不给办，就只有麻烦一下在省政府当副秘书长的大学同学出面帮忙了。他们之间同系统的又是上下级关系就好说话了，办起来就十分容易，也不是多大的事，而且也不违背原则，应该不成问题。当然这是下策了，除非十分必要他是不愿动用私人关系的。

中午十二点半，白天明和财务科长兴冲冲地回来了，一看到他俩的神色，邹家恪知道这趟没白来，事情有了转机。果然，白天明高兴地说：“邹总，今天您要是不来我们又白跑一趟，您说对了，林厅长就在办公室，看我们进来带搭不理的，我一着急就说这次是和我们集团的邹总一块来的，今天无论如何要有个结果才行。林厅长似乎认识您，一听是您亲自来了，态度马上就变了，说这会儿时间太紧他下午还有个会，晚上在锦绣山庄他要宴请邹总。我看他态度大转弯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说应该我们请他吃饭才对，他说就这样别争了我就没敢再多说，怕说多了坏事，这就跑回来跟您汇报。邹总啊，我觉得这事儿有门儿，平时我去都是上赶着请吃饭他们理都不理，这回倒是反过来了，林厅长主动请您吃饭，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都有点糊涂了。”

邹家恪也觉得奇怪，他与这位林厅长素昧平生并不相识，怎么忽然这么热情地对待他，这里面也许另有隐情。这么多年来他与地方部门的干部打交道不少，但大多是工作关系短暂接触一下，私底下并没和谁深交。对他们的人情世故行事风格并不了解，所以林厅长忽然间表现出的热情让他很不习惯，不过眼下也只能被动接着了，有求人就得姿态低着点。问题是现在林厅长故意把他们往上抬，想放低姿态也不行，这样无形之中，就有点像是被林厅长玩弄于股掌之中了。邹家恪决定去了以后看情况再说，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至于林厅长骨子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只有到了那儿才知道，他现在不想费那个神去想了。

四个人都还没吃饭，白天明提议去塔玲珑吃羊肉，他吃过一次味道鲜美无比，“邹总，那里的鱼做得真不错，吃过以后我才明白老祖宗为什么把羊和鱼放在一起是个鲜字。”

邹家恪和白天明虽在一个集团供职，却从没有在一个部门或单位待过，两人并无交情。白天明对总经理焦国振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的，对少言寡语的邹副总一直是敬而远之，邹家恪也对这个看起来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却一身媚骨的家伙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一点厌恶，当然更不会和他一起去吃什么羊肉，所以漫不经心地说：“我中午是一定要睡午觉的，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了，你们几个去吃吧，我在餐厅随便吃点就行了。”

邹家恪不去白天明自然是不好去的，他们四个人在宾馆餐厅里坐下，白天明想多点几个好菜免得看起来太寒酸，一看邹家恪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就不想再没事找事了。吃完饭邹家恪一个人回房间，白天明他们就去市里转去了，说是顺便给家人买点东西。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六点半白天明接到林厅长秘书打来的电话，林厅长已经在锦绣山庄恭候邹总，让他们赶紧过去。白天明问邹家恪几个人去合适，邹家恪让白天明陪他去，其余人在宾馆等候。

踏进山庄大门的时候，邹家恪知道林厅长在这里请客是什么用意了，锦绣山庄是省政府主要用于接待重要来宾的，虽没有规定必须达到多大级别才能接待，但也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进的。山庄建造装修之豪华靡奢，好像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俺们现在有钱了，也该阔气一把了，在这样的地方接待客人，能够体现出主人的诚意和热情，也使很多人能够为进入过这里而感到荣耀和幸运。在这样的地方接待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林厅长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邹家恪作为一个国企的副总，除了这次探矿证的事有求于他，两个单位基本上没什么业务以及任何方面往来的必要，更不存在国土厅有求于一个企业的事情，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林厅长有个人的事情需要邹家恪或是泰岳集团帮助解决，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了。

随着迎宾小姐的导引，他们来到了林厅长所在的峨眉厅，一进去，林厅长老远就伸着双手笑眯眯地迎过来，握着邹家恪的手说：“哎呀邹总啊，欢迎大驾光临，快快请上座。”

邹家恪看见房间里只有林厅长和一位秘书模样的年轻男人，也就不客气地和他手拉手坐了下来，“林厅长您也太客气了，本应是我请您才对，这样一来倒让我们不好意思了。”

林厅长笑着说：“瞧您说的，不过是一顿饭而已，主要是我想创造个机会结识您邹总，方式虽然唐突孟浪了点儿，可是效率高啊，现在都这样我也不能免俗啊，吃饭也容易融洽气氛，邹总可不要笑话我啊，哈哈。”

林厅长的几句话让邹家恪听起来心里很舒服，话虽说客气了点，可也透着坦诚和直率，不是往常这种场面上那种客气俗套的应酬话，应付起来让人劳心费力，精神上也疲惫得很。

这时候菜也上齐了，林厅长热情地招呼着邹家恪吃菜，“邹总啊，我这几天胃里不舒服，就不能敬酒了，叫小翁陪你们喝吧。”

秘书小翁马上举着酒杯来敬酒，邹家恪赶忙拦阻着说：“酒就不要喝了，我血脂高，医生也劝我不要喝酒。”

林厅长哈哈笑着说：“那就不要勉强了，咱们这个岁数别的都是虚的，身体才是主要的，这个本钱没了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得加倍爱惜才是啊。”

林厅长一边吃着一边和邹家恪拉着家常，听说邹家恪祖籍是山东人，欣喜地说：“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我也是山东人啊，十七岁当兵离开家，转眼就三四十年了。”

邹家恪其实一见面就从他的口音听出来，林厅长是山东人，虽然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已不是那么浓重了，可是山东人的口音想要彻底改换是很不容易的。邹家恪感觉在这种场合和他拉近乎攀乡亲有点不自然，所以就没有主动认老乡套近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白天明他们此前几次受了冷落空手而归，使他对这个林厅长有了一点看法，多少在心里是有抵触情绪的，再加上他们此行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公事公干，即使对方因为什么原因刁难他们故意拖着不给办，也没有必要着急生气，可以想别的办法解决，任何事都有解决的途径和管道，没有必要像乞丐似的求爷爷告奶奶搞得那么下作。

林厅长似乎没有发现邹家恪的漫不经心，仍然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絮絮叨叨说了半天。邹家恪礼貌地应和着他，不知不觉也被他感染，也说起自己老家的故事来。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林厅长对小翁使了个眼色，小翁马上站起来恭敬地说：“两位领导慢慢唠，我有点事出去一下。”

白天明也不是吃素的，也很有眼色地马上站起来说：“正好我也有事和翁秘书说，翁秘书我和你一起去。”

两人出去后，林厅长微笑着看着邹家恪，这种笑容让邹家恪感觉非常亲切，他知道林厅长接下来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心里不知怎么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林厅长看着邹家恪的眼睛，语气诚恳地说：“邹总啊，说实话你是不是对我老头子有看法。”

邹家恪吃了一惊，赶忙说：“这是哪儿的事啊，我怎么会对您有看法呢？”

林厅长笑了笑说：“咱们现在都这么熟悉了，有什么话可以敞开说不要有什么顾忌，我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希望你也这样对待我。你对我有看法也是很正常的，是我故意压着你们的探矿证变更不给办，其实什么手续都是全的，没有任何理由拖着不办，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有我的理由，可是这个理由不能随便和人

说,当然更不可能和小白说这事。今天你来了,咱们偏巧又是老乡,我就实话实说,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不要在意。”

邹家恪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了,只好用歉意的眼神看着他,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林厅长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说:“你知道这个金矿前一个老板是谁吗?”

邹家恪说:“知道,不过没打过交道只是见过一面,这个项目是集团焦总亲自抓的,我没有参与,只是在收购的初期在会上提了点不同看法。银丰金矿虽然是挂着国有的牌子实际上是个人经营,对于它原来的主人郭嵩寿老板我只是见过一面,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资讯和信息,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

林厅长高深莫测地说:“你是集团的第二把手,这么大的收购行为却不让你知情,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隐情,你不觉得奇怪和不正常吗?”

这些话让邹家恪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和别扭,似乎无形中说他在这泰岳集团没什么地位,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可是看林厅长郑重其事的表情,又不像是在故意揶揄让邹家恪难堪,他到底什么意思?

林厅长大概也觉得话说得太直接,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邹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可以这么说,你们公司花两亿多收购的这座金矿,其实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经营者都不会这么干的,我这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不信咱们就等着看,两年以后你们公司很有可能就毁在金矿这个项目上,这话不是危言耸听,我是有充分根据的。”

邹家恪不由得仔细看了看林厅长面带微笑的脸,实在琢磨不透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然,作为一个内行,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也不是无的放矢,有些情况邹家恪早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是这些和林厅长有什么关系,需要他费神费力操这个心,还把整个过程弄得神秘秘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对他说这些话是有什么企图吗?还是暗藏着别的什么东西和目的。邹家恪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这会儿也理不出个头绪,只有静等着林厅长再往下说,谜底也许就在接下来的话中。

林厅长看着邹家恪的脸,刚才自己一席推心置腹的话,似乎在这位年轻的副总经理脸上没什么应有的反应,只是不动声色礼貌地倾听着,看来这位邹副总很有城府也很有耐心,他有些失望,有点不悦地看着邹家恪说:“老弟,你可能奇怪我怎么这么清楚,不瞒你说,我和银丰的郭嵩寿郭老板也认识,也知道他为什么费劲巴力地把金矿弄到手,建好才开采了一年多就又急着转手,这一转手不但没

有赔钱,反而大赚了一笔。”

“为什么呢?”邹家恪脸上虽没有流露出什么,内心却翻腾汹涌得厉害,连呼吸都感到有些吃力了。

林厅长看出了邹家恪努力在掩饰自己的内心不表露出来,其实自己的话已经在他身上有了反应,只是他不显露出来而已,这也是他想要的结果,他的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如果邹家恪再没有反应就是奇人了,如果这位泰岳集团的副总经理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明自己看走了眼判断错误,那样他全部的设计和苦心都白费了。

林厅长从身旁椅子上的公文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材料,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邹家恪然后递给他,“这是银丰金矿所有的材料,真实性你不用怀疑,比你们公司拿到的那份要真实得多,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就明白了,看了这份材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金矿根本就不值两个多亿,你们公司当了冤大头。”

邹家恪接过这份对他来说很及时珍贵的材料,心里其实非常矛盾,他不明白林厅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太多的疑虑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犹疑地说:“你这个结论下得有点太武断了吧,当然,我承认确实存在没有经过认真调研考证就做了决定的地方,可凭着这一点就否认一座矿山的全部价值也欠缺公正,好多因素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现在做结论有点太早。”

林厅长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邹家恪说:“你说得对,从眼下的情况看,是让人乐观不起来,你们在收购价格上吃了大亏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从这些材料上看,银丰金矿已探明的储量只够生产两到三年,如果后续储量跟不上,如此巨大的投入就要冒巨大的风险,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想你是明白的。”

邹家恪低头沉思不语了,是啊,两亿多收购来的说白了就是采矿权,银丰用于开采矿的设备都是一堆破烂,基本上都不能再用了,几乎全部需要重新购买安装。这就意味着还得大量的后续资金投入才能进行生产,再加上工人生活设施的配套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开支,他私下估算过,结果吓了一跳,若要真正运转生产,还得投入两亿多,这一来,泰岳集团在这个项目上前后就得砸进去五个亿,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我看了你们的建设规划,可以说手笔很大啊,气魄也不小,设计年黄金开采能力两吨多,虽说银丰提供的储量报告上说的是九吨多,可那些储量多为可靠度很低的331+334等级为依据,这种储量叫做预测储量,可靠度只有百分之十。”

邹家恪呼吸急促起来了，他艰难地说：“你是说……”

林厅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真正可靠的储量我不说你心里也明白，如果这一切不幸成为事实，就意味着你们投入巨大资金建成的金矿，生产不了多长时间就将面临资源枯竭，投资能不能收回来都是个未知数。”

两人静静坐在那儿谁也不说话了。

邹家恪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挣扎，如果真如林厅长所说的，公司就将走入绝境，泰岳集团自身只有不到两亿自有资金，剩下的都是东拆西补挪用来的，如果不成功谁来替他们背这个黑锅补这个窟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服务员进来给他们的杯子里续上茶水，邹家恪看着姑娘婀娜的背影走出去后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也知道我没有具体参与这项收购，就算出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

林厅长笑了，他站起来拍着邹家恪的肩膀说：“是没有你的责任，可一旦出了问题，这个烂摊子还得你来收拾，你愿意充当这个角色吗？我想谁也不愿干替别人擦屁股的事，搞不好弄一身脏东西洗都洗不干净。”

邹家恪用不解的眼神望着他，林厅长笑了，“行了我的邹总啊，别给老哥再抻着了，谁不知道下一届泰岳集团的掌门人就是你，你愿意接手个烂摊子？没钱花的家可不好当啊，何况还欠着那么多的外债，到那时候再叫苦可就晚了。”

邹家恪一下全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原来是这个原因，林厅长如此礼待自己原来是冲着即将上任的泰岳集团总经理来的，不但高规格地在这里款待他，还把这么私密的东西告诉他，拳拳真心让人感动。可是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以后的什么事埋个伏笔？邹家恪觉得，就算是林厅长有意先做人情笼络自己，为以后的事情做个铺垫，可是泰岳要说和他有点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这座才收购来的金矿了，难道林厅长也对金矿感兴趣？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邹家恪觉得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

邹家恪笑着对林厅长说：“谢谢老哥告诉我这么多内情，我也就不对老哥藏着掖着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确实是泰岳下一任总经理的人选，自信也能胜任这个职务，不过据我所知候选人有好几个，个个都很有实力和背景，我能不能当上还是个未知数。就在前一阵子，我还和焦总为了这个金矿项目在会上争吵起来，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可是你知道，在我们这样的企业里，总经理的权力大于一切，他是有这个拍板权力的，再加上焦总这个人一贯的强悍个性，他决定了的事情是听不得别人意见的，这个项目就这样决定下来了，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是起